



楚紀卷之十

皇明賜進士 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徵獻內紀後篇

傅瓛

傅瓛荆州松滋人吳元年授江西行省官陳友諒既  
平擢中書省左丞歷叅知政事

上諭中書省臣李善長及瓛定律令有曰法有連坐  
之條謂侵損傷人者衆吾以為鞫獄當平恕罪非  
大逆罪止其身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  
犯者毋連坐又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

人易曉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夤緣  
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  
求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  
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罰條目吾與卿等  
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遠之法洪武元年二月  
壬寅朔李善長及璫等上

郊廟議

上勅禮官及翰林院太常寺諸儒參定八月壬申

上諭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  
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

陰陽乖戾而然朕與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  
以消天譴璫對曰臣聞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  
異以譴告之使知自省人君遇災而懼則天變可  
弭今

陛下修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  
等待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 聖衷

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  
以匡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求弭  
灾事宜

史南曰臣官吏局時莊誦

高皇寶訓諭讞者不一而足何其諄復而愾到也至  
於軫恤災沴尤為切至是故君以天為心則天  
必入一理而萬化出焉臣以君為心則上下一體  
而萬幾康焉故舜勅天之命曰惟時惟幾臯陶  
陳謨於君曰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人相感之神  
猶夫君臣相與之深也然而任得其人則天工  
斯代任匪其人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而貪天  
功為己力矣我

皇祖肇設中書省以汪廣洋胡惟庸為之厥後革去  
省負惟列六部以倣周官之制蓋有懲于宋元  
專權市寵以滋多弊故也

文皇載闢文淵閣以解縉楊士奇楊榮楊溥胡儼金  
幼孜黃淮日備顧問綰握機務宣德以後其權  
浸重矣吾楚自傅瓛為中書左丞嗣後乃有楊  
溥李東陽楊一清克濟美焉耳贊曰中書政本  
上應台衡幹旋樞軸調燮鼎烹矯矯傳君荆楚  
實之英開國成務獨享完名

吳琳

吳琳字朝陽黃岡人父應澍號西山先生勤儉樂施  
琳性資純篤力於學問洪武初召為國子博士歷

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冬十月  
命同魏觀等以纁帛求遺賢于四方仕至吏部尚  
書誥曰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於得人才然人才  
實由於銓選朕所以於吏部之職必擇器識公明  
者居之爾琳學術既醇踐歷尤正事朕由博士陞  
僉憲克振風紀及貳鹺臺國課以辦俾居記注獻  
納為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銓衡之重爾其量材  
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  
克稱朕為官擇人之意可琳受命惟謹後以年老  
致仕弟琛歷官衢州府同知

史南曰周官冢宰以六典治邦國以八灋治官  
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馭群臣以八統馭萬  
民凡王眡治朝則贊聽治三歲則大計群吏之  
治而誅賞之是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克  
盡冢宰之職以代天工而已我

聖祖法周建官首命吳琳為冢宰其戒諭之詞有曰  
成周之時治掌于冢宰教掌于司徒禮掌于宗  
伯兵掌于司馬刑掌于司寇工掌于司空天子  
統六官六官統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體  
統既明治功遂建而當時如琳者躬遭異數千

律虞山紀後 卷之一  
載一時宜其勒鴻流茂樹不朽矣是故述之昭  
厥始也贊曰冢宰之職厥惟艱哉位統百僚象  
應三台代天弘化體國求才吐哺握髮推行化  
裁彼美吳公謨明弼諧

劉三吾

劉三吾名昆孫以字行長沙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事元死難三吾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授靖  
江教授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  
十八年通政衡山茹瑄薦其才可大受乃以為左  
春坊左贊善三吾年已近老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屢承顧問悉多稱旨七月戊寅

上問侍臣以民生安否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咸安樂

上曰天下之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  
常在民惟恐失所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  
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

上曰恩德亦非汎然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疾不自療  
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  
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

上嘗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心錄命三吾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洪範書成

上謂三吾曰朕觀洪範一書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彞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驗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三吾曰

陛下留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也遂命三吾撰序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之時興於詩歌此實聖德之致也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朔

上御謹身殿因論治民之道三吾曰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者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君子懷德小人懷畏施之各有攸當焉爾十

二月癸亥

上謂三吾曰愚民犯法如啗食飲酒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怨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四年七月命攷定武臣封贈之制十一月上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乃曰凡人罹凶咎無不自己求之者彼事勢窮促冀求苟免竟亦何益三吾曰如是者當聽乎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於天若其自求於天何預二十七年正月辛巳

上退朝謂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真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古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澤則衆心離于下積怨聚于上欲國家不危難矣三吾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三月辛丑又謂三吾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



目聾瞽天下之事難達矣三吾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憮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也已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于聲色外蔽于權奸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于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哉七月己酉

上因改定書傳謂三吾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列于侍衛之前燕享則坐于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三吾及修寰宇通志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三十年命三吾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竟以是獲罪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上嘗欲易太子三吾痛哭曰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

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事多忤旨降為博士久之乃復為學士

史南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若三吾者非其人與方茹忠誠之薦也

聖祖虛席以待而密勿啓沃格心居多至于易儲痛哭以爭可不謂節乎贊曰星沙之南雲陽之墟嶽祇發祥是生鴻儒惟彼鴻儒台輔之器學顏之學志尹之志晚登秘省嘉謨嘉猷嗟予小子景慕前修

### 魏觀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嘆賞薦於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偉侍

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

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為憂羨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未弘矣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則太宗為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葳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陞講席花迎金輅

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綿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灾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懽豫底于救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麟和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閣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群神之祀厥任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間屢進讜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為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為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為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僕為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

始得人取盛而伯宗卒為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為禮部主事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蘓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彛張羽

聞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  
 楊茂年九十三文林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  
 時戎事控惚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  
 風教勃興封部皞然課績為天下冢  
 上嘉之陟四川行省叅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留仍  
 命觀還郡七年觀以舊治為士誠竊據且郡多水  
 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  
 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史南曰杞山臣里人也臣自髫童訪其廬吊其

墓未嘗不泫然悲焉及誦其所為蒲山牧唱集

思見其人而弗可也既而讀楊符卿序曰先生

之心廣大而高明先生之才篤實而端重其學

博其辭贍其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

而為之有古大臣君子之風黔國沐璘亦曰貌

偉而修氣完而優聳衡廬之神秀瑩江漢之清

秋其為德也雖畊而隱其為名也匪釣而求與  
 景濂碧崖亭辭蘇伯衡梅初亭記相符合也贊

往廬山紀後 卷之十  
十一  
曰維我蒲山衡嶽之支維我萐川洞庭之湄先  
生崛起于蒲之里邦之司直國之良史伯衡有  
記景濂有辭壁月珠星光彩陸離

楊溥

楊溥字弘濟荊州石首人洪武時為諸生入試考官  
胡儼大加稱許建文庚辰進士授編修永樂二年  
四月辛未選用宮僚遷司經局洗馬仍兼編修侍  
皇太子于南都一日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  
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  
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尤難得也退采

文帝事關治道者編為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稽緩漢王高煦譖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  
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  
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愷遂俱逮之淹

繫十年

仁宗登極釋之擢行在翰林院學士洪熙元年正月  
已郊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

講王璉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為編修訓導  
何澄為給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  
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即用  
封識以進十一月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答曰覽卿所奏為國家計誠合朕心但望始終  
如一知無不言贊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懷特  
用酬報賜寶鈔綵幣卿其領之尋陞太常寺卿兼  
學士

宣宗嗣位預修

兩朝實錄為總裁官宣德元年十二月

上詔溥語及治兵之道溥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  
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必氣銳志  
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之間進  
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

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  
怠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往庸以紉後  
卷之十  
天地祖宗敷祐蓋亦群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于不虞朕未嘗不以為憂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

聖心如此足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為君不求資于臣為臣不克輔其君欲求善治未之有也近人臣多進諛詞朕殊厭之卿宜輔朕于善道溥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覺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為報多矣溥曰自

古直言非難受盡言為難

陛下樂聞謹論臣敢不竭愚衷是月十日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等必有所陳論也遂製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十一月

上御文華殿溥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文皇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坐上朝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溥頓首受賜未幾奪情起復陟禮部尚書兼學士

英宗繼統命溥同知經筵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

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定官其子壽為尚寶丞大學士曹鼎銘其墓

史南曰臣觀國史謂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

穰三楊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雖兒

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改其操秉鈞不渝

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已矣贊曰荆山

岵嶢陽岐斯支岷江浩沔渚宮斯涯山祗毓靈

水若貢祉元和凝會誕生君子彼君子兮惟楚

之良厥德允常厥謀允臧九折厥肱三緘厥口

嘉石如肺金印如斗履險視夷處平思陂史稱

醇儒夫復何辭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祖希政仕元為湖廣行省都事父時敏入

國初為邑教諭母廖氏夢三閭大夫入其室生原吉幼孤即刻志務學領鄉薦卒業大學選入內庭書制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甚委任之會朝覲執政大臣劾諸司之怠事者有旨宥之郁堅請不已有劉郎中者因奏原吉為之

太祖以問郁新對曰臣愚過聽堂後書筭生罪萬死上意解宥之惟逮諸書筭生于獄劉計不行復言原吉擅專部事

上察其奸并誅劉三載秩滿吏部引見原吉跪面陳母老請歸省

上特允之三十二年擢本部右侍郎命充採訪使撫福建尋又出鎮蘄州

文皇帝入正大統召還轉左侍郎陟本部尚書

上勵精圖治凡建文時教條政令有所更革者皆命原吉申明之又明年蘓松諸郡大水奉命往治發浙西兵民數十萬䟽決壅滯

上覆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往賜俾講究拯  
治之法原吉乃集同事官屬濱河吏民諸諳水利  
者博求參考上疏謂嘉定之劉家港徑通大海常  
孰之白茅港徑入大江是皆大川水流迅急之處  
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  
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之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  
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  
家濱至南滄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  
黃浦以達邗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矣  
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碑以時啓閉每歲水涸

之時滌築汙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

上從之又以其民久勞而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以  
賑之躬行督勸散給有方全活者甚衆永樂三年  
秋八月召回掌部事

上諭曰向以部事付郁新而專委卿以浙西農務庶  
內外克濟今新死付卿其盡心毋怠原吉請裁冗  
食以省浮費量有無以均出入平賦役以甦民困  
又言鹽法邊儲所係勢要開中有妨商賈錢鈔國  
用所資富室專利多沮貿易其餘禁包攬戒侵欺  
廣屯種平價直皆立定規時承建文改紀靖難方

後肅... 卷之...  
息府庫空虛百物彫耗肇創  
郊廟載建宮殿錫予功臣賞犒士卒大封親藩增置  
武衛添設庶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百人於館  
閣編輯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  
遣內官造巨艦航西南大洋海以通西南諸番財  
用費以億萬計皆取給於戶部原吉晝夜焦勞經  
營綴葺採大木於西南命原吉暫行督視自南京  
抵北京給以官校察其怠事者懲之原吉榜諭軍  
民使其趨事懲一戒百人人效用事濟而民安至  
德州有旨召還曰行止卿自度之朕不中定也七

壬午春二月

車駕巡幸北京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扈從歲餘  
上以北虜犯邊親帥六軍征之時

宣廟以皇太孫留守北京命原吉輔導兼行在六部  
都察院大理寺事庶務修舉京師肅清

上還大喜賜鈔幣鞍馬冬十一月

車駕還南京以從行勞賜休暇十日尋命輔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繼命閱武于郊以知兵  
事原吉隨事納忠多所裨益九年秋九載秩滿

上親宴之別殿降勅獎諭有循良篤實如古名臣之

高皇實錄以建文時多失其實永樂再修倉卒未備  
命原吉與姚廣孝監修未及成而廣孝卒原吉獨  
專其事七年始成上之十一年春二月扈從巡北  
京十六年命監修天下郡志十八年北京  
宮殿成奉勅召

皇太子于南京既啓行原吉先馳奏

上命東宮宜緩行原吉見具傳成命

東宮曰親雖有命臣子其敢緩乎既至入見

上問所以速來故原吉具述以對

上悅原吉因言連年營造民疲轉輸逃亡者多今宮  
殿告成宜愛養民力凡各處流徙請悉宥之初復  
業者免其逋詔行之十九年夏三殿災原吉上疏  
極言請寬民力蠲負貸使民心悅則天意可回  
上嘉納之是歲因災群臣各言南北建都利便不同  
言官因攻大臣

上面辯于庭親御午門樓視之密命中使詢原吉孰  
是原吉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

上兩宥之或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  
輩歷事久言雖失幸

上憐之若傷言官所損不小衆皆嘆服冬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原吉與尚書方賓呂震吳中等議  
親征僉議宜存養兵民未奏會獨召賓賓言今糧  
儲不足遂召原吉問糧儲多寡對曰僅及將士之  
用不足以供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兵儲旋奏  
與賓同

上怒急召原吉還賓聞懼自殺原吉至命頌繫于內  
官監籍其家惟得賜鈔皆布衣瓦器而已明年正  
月

車駕復北征出塞不見虜果以軍餉不足而還又明

年

上崩于榆木川

仁宗皇帝親解其縛復其官原吉以母喪未終辭  
諭留之曰國家不幸有大事賴相與共濟艱難安  
得遽去卿云有母喪朕獨無喪乎如卿辭職朕不  
當在此原吉不復敢言賜賻禮遣官護其母喪歸  
營葬事

宣宗正位東宮加太子少傅時呂震為太子少師班  
右即進原吉少保仍兼三俸固辭同時大臣當受  
誥命翰林呈草

上取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或怠謂學士楊士奇等曰此實朕心蓋望卿等  
匡輔之功也繼召原吉等至扆前賜銀章曰繩愆  
糾繆諭曰朕有過舉卿即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  
難於從善也夏四月命兼掌禮部事特賜象牙字  
印文曰正直以旌之又賜第二區田五頃

仁宗賓天預聞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南京遺命徵還嗣位時有漢庶人  
謀奪嫡中外洶洶群臣欲出郊迎

太后命獨留原吉佐襄王留守京師輔臣郊見

宣宗首問原吉及蹇義衆不能對既至召慰曰朕聞  
太后諭知留卿意卿奉

皇祖命輔朕有年非他人比卿當以所事  
皇祖者事朕賜寶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移檄誣輔  
臣奸邪以原吉為首

上夜召入原吉免冠謝曰臣不才致變親藩罪當死  
上曰卿何為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  
之命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親征

上難之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  
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且兵

事貴速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

上意遂決即躬帥六師征之晝夜兼程師臨城漢庶人懼欲降猶令人繞城詈原吉事平大被恩賞賜

闔者三掖之朝參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

上曰卿輔導忠勤非勲而何是歲扈從巡邊既還上以蹇義及原吉等四人年老不欲煩以他政

勅曰卿等歷事祖宗多効勤誠朕嗣統以來尤

善始終蓋以卿等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

非攸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部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

邦家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彌朕倚眷老成之意繼賜銀章一文曰含弘貞靜五年春

兩朝實錄成賜宴中府明日入謝既退得微疾命家人具湯沐正襟端坐召其弟及子告之曰吾以書

生叨居重任愧無以報言訖而終年六十有五先二日有星墜庭西南隅

上聞訃震悼命有司製棺給購營葬遣禮部尚書胡



澹諭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靖自公侯貴  
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祭吊衛卒京垓亦為流涕  
原吉性至孝少失怙母太夫人守節原吉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修以資養及通朝籍每出必候  
問起居公退非有客不離親側友愛諸弟少時曾  
受知于邑教史九韶既貴禮待如初恒分俸以濟  
祭酒胡儼僦屋以居得賜第即以所居讓之胡致  
仕去就鬻以為贖谷庶人國于長沙有逆謀為蜀  
王所發

上疑郡人有預者原吉請以百口保之竟免究尚書

郭敦使樂安州為同事者所譖力為救解遂得免  
他如寬諸城妖黨解袁忠徹危疑不念呂宗伯宿  
憾皆閔量也其掌國計家久凡所建置區畫明於  
闔闢歛散之術科分昉別有倫有要可為後法時  
以蹇夏並稱云子瑄孫崇文大學士楊文貞公撰  
銘曰奮起南服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  
司徒屬暨掌邦教寅亮小心寬仁允蹈叅決大議  
洵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截焉弗  
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祗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為凡凡國有老成堂有

柱石胡不憇遺當宁興惻既榮且哀隆隆寵光於  
乎忠靖沒世不忘

夏瑄字韞輝年十三以父蔭為尚寶司丞性豪宕議  
論峻發善屬文慨然視天下莫已若所言不售改  
南京尚寶司丞天順戊寅陟本司少卿  
夏崇文字廷章瑄之子也舉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  
主事時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謫咸寧丞崇文上疏  
救之又條上故事召問大臣以訪時政遴選儒臣  
以咨講幄慎名器以禁竒巧斥異端以裁冗費錄  
功臣以褒節義皆時之先務弘治辛酉北虜犯邊

兵踰年不解崇文復上十事後改太僕丞屬有星  
變崇文上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悉守成法  
變異將自弭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極言  
備禦之策會詔諸司陳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  
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時論避之復選南留  
都驗封司主事進郎中陞通政使司叅議轉太僕  
寺少卿儲文懿志其墓

史南曰臣讀楊文貞志及丘文莊所為傳竊嚮  
往之及于役于岷過湘陰謁忠靖公問嗣孫乃  
以三世畫像屬臣記云太師公功在當時澤流

宇內猶之衡嶽出雲洞庭浴日鼓扇造化而物  
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  
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漾而人不知其蘊通  
政君發其幽潛續其碩膚猶之山益峻而高水  
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耶詩曰念茲戎功  
繼序其皇之此之謂也贊曰衡嶽萬峯山祗毓  
靈洞庭千派川若鍾英篤生大老為世元臣昉  
司水利三江用寧繼典邦計九賦惟均扈從巡  
幸克餉足兵經始締構外朝內庭南征北伐盤  
錯糾紛受遺輔政調停渾淪繫昔使岷躬謁寢

瑩青陽紫蓋若覩精誠供奉史局揚烈咨勲石  
渠蘭室灼知忠貞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  
吾遂居京師文祥生允興允興生淳淳生東陽蚤  
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六歲  
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大義命隸業京庠天順壬午  
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  
庶吉士授編修甲午轉侍講癸卯進侍講學士甲

後唐內紀後  
卷之十  
辰充

東宮講讀官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

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太宜勿聽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

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使  
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  
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  
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  
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  
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  
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  
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  
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

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  
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覆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

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  
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  
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  
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  
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術

災或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越二日有為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為不可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為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給事中華杲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甲子命祀孔子于闕里還朝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乙丑上不豫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丙寅東陽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震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大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慰人國家之福也不聽復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上下諸司議革之十二月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枷號于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旣牧廝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 祖宗分職設官

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能家以為逸群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不聽戊辰六月給

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枷號東陽又上疏救之  
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之是月早朝  
有投空名文書數瑾罪者疑群臣所為悉逮詔獄  
東陽又力救之庚午六月旱霾東陽上疏曰近時  
威令大張中外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  
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條上一曰  
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負之罪三曰寬  
盤查糧草之罪四曰禁官校羅織之非疏上會慶  
府寘鑄叛命太監張永同都御史楊一清討平之  
師旋獻俘永發瑾姦狀

上即命擒之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  
從子兆蕃為尚寶司丞覆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  
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時巨寇劉陸等衆至數十萬東陽晝畫宵籌卒致底定加廕一子為錦衣指揮上疏力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入衛京師東陽上疏陳其十不便狀不聽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卿資稟神異慧悟夙成爰自童年召見中禁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資歷既深聞望彌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付託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算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多艱方切倚仗乃以止足為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允俞於乎功成身退卿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廕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卒年七十

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

史南曰臣觀楊邃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  
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  
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  
其所窮邵二泉叙續藁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  
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鼓一麾無不如意嗟  
乎可謂知言矣臣以為弘治年間薄海外內泰  
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  
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是以知文正之不可  
及也贊曰雲陽秀鬱皇雲蜿蜒洞庭浩渺湘水

淪漣惟彼黎老端亮沉潛歷事

四朝一德格天翼翼匪懈休休不專稽厥勲謨鼎石

有編

楊一清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曾祖情仕元為經歷  
祖福山隱居江湖問父景起家巴陵遂為巴陵人  
一清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舉神童太宗伯姚夔少  
宗伯鄒幹胥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成化戊子中順  
天鄉試壬辰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聲華籍甚擢  
山西督學僉事弘治初起復補陝西督學召入為

太常少卿督四夷館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節  
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副都御史督理茶馬上五事  
曰復金牌專巡偵嚴私販處茶課廣茶價監苑胥  
庇甲子巡撫陝西修復靖虜諸城莊浪諸隘及花  
馬池諸要害罔弗振耀乙丑關西大歉西戎北虜  
互相蹂躪大寇固原一清單騎馳至瓦亭驛會主  
帥曹雄預設伏兵寇聞宵遁隆德山正德丙寅復  
命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諸路軍務上四事曰  
綏土人處額地廣招募溥賞賚邊土咸賴一清復  
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

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正統以  
後浸失其險既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  
延綏河套為虜旣脫巢穴其中水堅入套東寇宣  
大西寇寧固厥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近邊  
營迤東邊墻其二修復寧遠塞邊迤西屯堡其三  
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其四防禦靈州土達其  
五整飭常州官軍其六增修黑山鎮遠關墩臺悉  
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逮詔獄賴大學  
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寘鐫據寧夏以叛仍起司  
總制西夏罪人斯得遂與監軍張永定策慕瑾罪

狀

武宗震怒瑾伏誅加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辛未順天  
應天及山東河南盜起復上疏十一事曰裕民增  
軍定賞格宥脅從聯鄉保充賞賚嚴罰禁治退縮  
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

上嘉納之冠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甲戌乾清宮灾  
一清上疏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祀郊廟太慢  
其三謂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調邊兵于禁地其五  
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十一月  
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乙亥命兼武英殿大學士入

內閣丙子上疏論遣太監劉允往西番積忤權貴  
嗾姦訾毀復乞休歸丹徒嘉靖初大學士楊廷和  
蔣冕毛紀去位

上特召用一清首疏起用謝遷時遷已八十餘矣一  
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博學多術善為調停久之  
術窮數盡讒邪交搆遂復乞休歸卒所著有石淙  
集督府奏議玉堂稿

史南曰臣為編修時值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  
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  
口拈指受悉合神筭有些已者多從而揚之然

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穹顯以故其門如市  
而其心未必如水云贊曰皤皤國老萬夫之望  
發跡于滇揚靈于湘首儲翰書繼督學政握機  
御戎振威宣令三秦底定兩都迴翔國有筮龜  
士有圭璋政本絲綸出而復入嘉猷恒告基命  
宥密

劉仁宅

子大夏

劉仁宅字廣居岳州華容人大司馬忠宣公之父也  
幼穎敏日誦數百言永樂庚子領鄉薦授江西瑞  
昌知縣黜姦吏進善良抑橫民振微弱禁屯軍母

侵擾土著各守分疆民困遂甦始瑞昌不知織仁  
宅督其植桑麻造布帛條古聖賢格言勸戒之崇  
修學校士習丕變九江邏卒索路於深山野人相  
與格鬪卒膚慙民叛有司且舉兵先檄仁宅往單  
騎至山民爭出迎拜且泣仁宅撫慰之即麾兵退  
且報藩臬免血刃者二十餘家嘗歸自京師適歲  
大旱過門不入禱于神一雨三日潤及鄰境辛酉  
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已已詔大臣舉方面專領邊  
防仁宅以左都御史陳智薦擢廣西按察司副使  
時盜起桂嶺路梗無敢行者仁宅先往所至衝冒

毒瘴不避險阻撫順誅逆遠近欣服既而藩閩兵至蠻黨悉平景泰壬申蠻酋黃竑殺其嫡兄思明知府岡闔門七百口謀以其子之思明仁宅廉得其實竑懼使人私二人于馬平驛奉千金為壽且約盡輸其藏而父子各擁萬兵于外以相挾仁宅陽許諾竑信不疑乃留曾參政于潯為約而去至南寧竑二子來迓仁宅伏甲士縛之曾亦誘執于潯以歸論死竑窮蹙遂創姦謀脫于難

朝廷特命釋之竑既得志使人捃撫他事仁宅嘆曰勢如此不去禍將及矣遂委政而歸二十有三年

足跡不一至城府別號松岵子大夏

史南曰我聞曰南山有橋北山有梓言父子相繼之盛也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言父子相繼之難也夫劉廣居起于華容有忠宣為之子可謂世濟其美爾矣然而忠宣之誠格于皇天而弗能免酒泉之戍蓋其所遇之時殊也廣居克開厥先粹乎其無以議為矣

劉大夏字時雍仁宅子也天順己卯鄉試第一登甲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兵部職方主事轉車駕郎中調職方中官汪直怙寵貪功謀取交趾有

旨檢永樂間征調故事大夏匿之事遂寢例用守  
將有暮夜懷金謝之者大夏却不受中官阿久之  
兄任京衛經歷以大夏曾答之浸譖于

憲廟捕繫詔獄未幾釋之出補福建右叅政巡視海  
道以父喪守制弘治己酉擢廣東右布政使田州  
泗城不靖大夏往以禍福諭之遂定其亂番禺寇  
作督府中丞秦紘檄大夏討之擒獲有差壬子轉  
浙江左布政使所行多惠政癸丑河北徙決張秋  
鎮乃晉為右副都御史往治之議於孫家渡營疏  
上流以分水力而築長堤捍之隄起胙城盡徐州

亘三百六十里垂就中人有譖其糜費官錢者復  
遣太監李興廉之興至卒無所得甲寅河功告成  
乙卯召還視院事加左副都御史改戶部右侍郎  
進左侍郎丁巳虜寇宣大仍兼左僉都御史往督  
兵餉奏減價寬民別設廩於近地募商上納勢家  
不得牟利戊午春還京三疏乞休許之庚申用廷  
臣薦起為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旌  
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凡上下不便者一切  
正之踰年召為兵部尚書時北虜火飾擁衆從陽  
和關大舉入寇

上欲親征召大夏問之對曰永樂時兵食充裕將帥  
用命國公丘福尚敗績于河套今何時敢輕舉耶  
上默然又莊浪衛魯麟恃衆驕橫求蟒衣玉帶以鎮  
邊陲大學士劉健等欲召署督府事言官疏請切  
責

上問何如大夏曰召之不来損威不小責之不受恐  
滋長其跋扈心臣以為宜獎勵之彼世篤忠貞永  
為西域藩垣俟來年入覲然後命之署樞密可也  
厥後麟怏怏而死郎中李夢陽上言壽寧侯椒房  
之過宜損奪其權有旨逮之詔獄

上召問大夏救之獲免尚書閔珪讞獄過執  
上嚙之大夏力爭以為法官執法恩歸朝廷自古聖  
王未有不從其執者如臯陶為士師瞽瞍殺人執  
之而已

上悟允之一日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商確之以非卿  
職守而止凡百事可具揭帖封進大夏對曰先朝  
上用李浴省可為鑑戒若臣下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臣願  
陛下遠法古帝王近法

祖宗事有不可付外廷議之當可乃行未有不善又



問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求治不宜太急若用人  
行政即召內閣及執政面諭可否凡事順理久之  
自然太平後復召對備陳軍民困苦狀

上嘆曰朕豈知天下軍民貧至此邪乃詔內外諸司  
條具以聞大夏退而上疏十事

上嘉納之又嘗言鎮守太監極為民害

上曰徐思之越數日諭曰鎮守之革誠如卿言第去  
之不宜太驟莫若因其有罪次第召回勿補為愈  
是後奏減光祿寺無名供饋裁革騰驤勇士及諸  
監匠役之為國蠹者中外快之權姦側日益甚正

德初諸將軍當番直者以故不入侍曰大夏剪

朝廷瓜牙矣幾及禍賴中官有識者諫採乃免丙寅  
春四䟽乞休加太子太保賜璽書月廩歲夫乘傳

以歸逆瑾用事惡正醜直焦芳劉宇復媒孽之戊  
辰遂以田州岑濬事逮詔獄謫戍肅州庚午夏以

寘鐺之亂肆赦得歸瑾敗復官致仕至是卒遺令  
毋乞葬祭恩廕撫臣秦金上其事諭祭營葬賜謚

忠宣大夏清修剛介而中實坦易喜人之善怒人  
之不及自奉甚薄食止一豆衣一裘無餘襲不居

城市未嘗千人薦舉及為人請託自守泊如也敬

歷中外政蹟卓然晚年受知  
敬皇每朝罷傳宣循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  
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憊不能行  
命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李夢陽歌云九重  
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知  
左右微聞至尊羨其所遭際蓋異數也但平生誠  
心直道敢於任怨竟為權姦所搆垂老戍邊而毅  
然之氣卒不少變完名全節雖夷狄皆知重之士  
大夫識與不識稱爲劉東山工部尚書吳廷舉輯  
言行錄而里人副使孫繼芳亦錄其遺事厥後禮

部侍郎徐咸具載名臣錄刑部尚書林俊撰神道  
碑曰粵古在昔嶽降星精邃猷方格坐廟以行黃  
髮詢茲底裏予契如水如魚于斯允儷良臣惟聖  
商實惟賢于是獻替一日三宣風時海馴遺天斯  
泣悠悠蒼天斯日何日泰山昂昂岳俯一方公化  
在東公神在旁

史南曰忠宣公豐勲在宇宙嘉謨在廊廟精忠  
在華夷遺烈在河嶽小子何述焉竊聞之五洪  
先大夫蒙忠宣以國士相期過其里式其廬吊  
其墟墓未嘗不泫然悲竦然敬悵悵然而長太

息也乃節畧周八厓語而贊曰巨海洋洋不觀其瀾浩無垠兮隆嶽峩峩不窺其阜險莫升兮大臣休休不采其行德固名兮廣居肇基若海委靈嶽降神兮忠宣之忠山海為澤勒洪勳兮

李田

子承勛

李田字舜耕武昌嘉魚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轉郎中成化戊子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薦田可任督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瀘夔慶等郡官民所有徵調勸輸得糧二十餘萬石草四十餘萬束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叅議海南夷

酋那喃叛衆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發近郡兵捕首惡誅之躬抵巢穴懇切開諭蠻畏威懷德相率効順癸巳陞浙江左叅政嘗堂閔歲辦絲幣有諱於側者田詰郡守乃言故事遂退幣以墨印其末田痛懲左右除墨印之弊遷福建布政使庚子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轉徙饑甚田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俾自趨食全活近萬人嘗建議欲增漕以足邊餉嚴令以警邊烽給財以市戰馬設法以完隊伍專任以責成功申禁以息詈訟皆允行之中官汪直用

事怒田不私謁林以禍無恐及其敗人慶之亦無  
喜卒年五十七子承恩舉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  
次子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弘治癸丑進士授太湖令鋤強剗蠹  
洗冤澤物力行古政補南京刑部主事讞獄明允  
六載考績轉戶部員外郎郎中正德戊辰豫章多  
寇銓曹難其人僉謂無以踰者自虞衡郎中出守  
南昌郡時瑞州之高安饒州之姚源撫州之東鄉  
奉新之華林靖安之瑪瑙暨越王仙女鷄公晏章  
諸寨法城盆田石馬新興諸鄉賊巢相望贛賊首

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勢益猖獗都御史陳金檄  
往守豐城承勛多方防禦寇望風遁是年靖安寇  
胡雪貳據越王嶺叅議沈煉僉事馬慶謀攻弗克  
叅政吳廷舉被擄副使吳一貫代之没于軍承勛  
獨誓死滅寇初戰于山麓再戰于邑門斬首五百  
有奇五寨悉平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  
被害于楓子嶺承勛單騎入憲之軍而寢其牀以  
示不疑賊黨有王奇者招降之裹刃入見縱之還  
寨奇遂偕同黨陳羅來降復約舉火為內應寇遂  
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二萬餘二縣

悉平承勛上疏免租

上俞允之癸酉姚源寇王浩八叛都御史俞諫調大同邊兵往征承勛先為兩翼伏于裴源斬首二百有奇是役也邊兵貪賄甚於盜賊新民復叛惟承勛全軍還郡時逆濠潛蓄異志招集亡命中官黎安欲攘其功誣承勛私于廷舉俱繫獄已而廷議白其枉擢浙江按察使不畏疆禦遷陝西布政使尋轉河南所至有聲庚辰晉都御史巡撫遼東北隣朔漠則遼海瀋陽鐵嶺諸衛撫其背南枕滄溟則海蓋金復旅順諸鎮扼其吭東臨鴨綠則廣寧

遼海寧遠諸屯掣其肘西接山海則玄菟樂浪廬龍諸軍制其命惟開原孤懸絕域密邇奴兒干而黑龍混同諸江禿魯艾葱諸河東金西金諸山諸夷窺伺者莫可掎角承勛奏請修復邊城乃令將官馬士廉伏兵於西以禦清鎮之寇楊鎮督兵西北以闢松靖之險劉勇康福分兵兩路以除定遠慶雲柴河之道承勛躬負畚揭率先士卒墩臺賺坑俱各修飭又以中固鐵嶺為陰山遼河之交蒲河為女直入寇之門撫順為建州入貢之途乃各城其要害遼左以寧上疏畧曰遼東一鎮昔號富

饒近年以來官無蓋歲民有菜色開原中固已極傷殘懿路蒲河漸漕蚕食矧天鼓鳴于東北雷震于西南天變不虛人情難保臣不度德負茲重任修築城堡雖稍完固而經畧戎務正在得人宜別選賢良以代厥任乃召為右都御史掌南京都察院尋陟刑部尚書嘉靖丙戌改刑部尚書上言時政四事悉允行之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總督十二團營

上親灑宸翰賜之律詩者一墾書者一時海內承平裔夷侮華兩廣則岑猛遺毒于田州四川則沙保

仇殺于芒部三邊則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兩鎮則小王子入寇于陽和承勛晝閱警報夜籌機畫寢食弗寧卒用底績乃慮冗食深為國蠹裁革鎮守守備內官凡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等官凡五百餘員騰驤等衛軍士及各監局冒名軍匠凡數千餘人乃做諸王侯表創立青黃選簿俾襲替者罔紊庚寅

上賜之御札詢以邊事承勛上疏北虜自去冬河冰之後大營俱入河套小帳尚在河東今歲邊患陝西竄急宣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遙度急者或

警戒而獲安緩者或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嚴  
加隄備此其一也甘肅孤懸河外多山而鮮耕成  
化弘治以前軍糧皆河東轉輸今宜令蘭州地方  
糴買收貯以備河西不蚤圖之則立視其死而不  
能救此其二也甘肅舊患回夷今加以亦不刺肅  
州舊患孤危近歲套賊海賊往返必經莊浪宜設  
險增墩遠斥堠以清野使兩寇不得交合此其三  
也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朶顏三  
衛而朶顏尤近京師往昔陳乾失律花當浸驕其  
男姪把兒孫勇悍過人所領部落半餘撒于紅羅

山善撫之則為藩離之用不善撫之則為門庭之  
寇此其四也雲南自安銓亂後軍民困敝臨安蒙  
自盜賊生發攻圍州縣曠日持久釀成大患此其  
五也安南國素失人心伊叔專制其國識者已憂  
其為雲南廣西之患近老撾宣慰司奏稱交趾長  
男光紹流寓本地強掠象馬此其六也今邊務可  
憂有此六患其要在兩端曰豐財用才而已矣

上深以為然十年三月丁亥卒于京邸  
上御文華殿經筵畢召輔臣諭曰冢宰久缺舊歲欲  
用承勛今已云亡朕甚惜之須臾親製奠章遣禮

官致祭賻金有加子救以恩蔭通政經歷改南京  
都事

史南曰承勛為人明敏果毅慷慨持大節視若  
營四海而思實沉九淵為學浩博而洞達國體  
居家不治產業而志嘗在經國利民與人交不  
失辭色慎許可以重獎進然善論事每遇朝堂  
會議英辯疊出不少規避至於奏議尤中機宜  
其在江西有平賊事畧在陝西有土魯番議在  
遼東論邊務者二十有四論災異者二在留都  
論重守令者二論正法令者二論平刑獄者二

居司寇論救敝者八居大司馬論郊祀者一論  
邊務者六其公移辭疏不與焉於乎趙充國之  
禦羗李德裕之籌邊韓穉圭之經略西夏其然  
乎不其然乎贊曰南山有橋北山有梓後先輝  
映于嘉之里耿耿中丞古心不死桓桓司馬豐  
勲有煒示以徵獻不墜厥美  
或問曰子之紀徵獻也祝融鬻熊山南吉甫倚  
相射父弗可尚已漢之黃胡徵諸中郎之替唐  
國史之張郝取諸文忠之傳宋之宋馮采諸晦翁之  
傳人錄斯足徵矣我



朝人物局為乎書曰臣舊史官也嘗觀諸

國史實錄及名臣家乘周爰咨諏惟恐擇之弗精且

覈也乃若傅瓚為左丞吳琳為太宰劉三吾為

翰學魏杞山為司成皆洪武間之耆碩也楊文

定為輔相夏忠靖為司徒皆宣德間之耆祭也

李文正之調元化揚遂菴之樹奇勲則又弘治

正德間典刑攸在爾矣至于劉忠宣之純誠李

康惠之英邁宋人謂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

不敢實允蹈之是故書之以徵厥獻

楚紀卷之十

楚紀卷之十一

皇明賜進士經筵日講同修國史奉直大夫前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廖道南謹撰

徵獻外紀前篇

夫春秋何時也周室式微楚人崛起然而去古

未遠遺風猶存其服采于朝也固多忠節之臣

其抱德于野也亦未嘗無狷介之士乃若鄭之

子產晉之叔向吳之季札皆見于春秋矧楚

之才多良乎撰徵獻外紀前篇

士亶

士亶楚大夫也楚莊王使亶傳太子蒍辭曰臣不才

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冊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

史南曰士亶何人也曰賢臣也曷賢焉夫太子之善莫大於蚤諭教與選左右故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

而德成也士亶乃能歷舉冊朱商均五觀太甲及管蔡之不善者以諷戒之而莊王一使之傳焉嗚呼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孔子所為嘆莊王知大道也夫以楚之荒裔尚擇人以輔儲而况有天下大一統者可不知所擇哉贊曰世子之官自古則然後夔典冑史佚司言士亶服美申叔舉賢卒傳楚子見善斯遷

申叔時

申無字  
申包胥附

申叔時楚大夫申公也若於理義達於經典厚於處物約以守身忠信惇慤而不苟於俗也淵沉渾淪

而不怵以敬也冲澹雅朴而無邪慝也是故無邪  
慝也其志公不怵以敬也其情正不苟於俗也其  
辭文初莊王使士亶傳太子士亶問於申叔時叔  
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申惡也以戒觀其  
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也以休懼其  
勤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  
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  
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  
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

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悛  
身勤之多訓典刑以內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懼  
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  
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  
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  
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  
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可為也  
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之體貌以左右之  
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鑒之  
勉以觀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

後周文系前 卷之十一  
三  
教備而不從者非也其可興乎太子踐位則退白  
退則敬否則艱後恭王克勵于行者多叔時力也  
先是楚子伐陳欲縣之叔時使于齊及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諸侯縣公皆  
慶寡人汝獨不慶何也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  
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牽牛以蹊人  
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信有罪矣而奪之牛豈  
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言  
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乃復封陳及楚子侵鄭子反渝盟申叔時已老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  
之亡欲免得乎子反果不克終叔時之子曰叔跪  
史南曰曷善乎申叔嘉之也曷嘉爾天子有太  
子太子者出震繼離天下大本也諸侯有世子  
世子者撫軍監國一國大本也有三公三孤以  
導之有六德六儀以訓之所親必正人所言必  
正事所行必正典是故太子早豫教而天下定  
矣世子早豫教而一國定矣春秋何時晉縊申  
生衛奔蒯聩上而周室王子迭亂楚莊廼能擇  
賢以誨申叔廼能述典以詔士魯廼能虛心以

詢一舉而三善集焉是以嘉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申無宇楚芊尹也初楚靈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于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汝胡執人于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母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在矣王遂赦之先是楚子欲遷許于賴無宇曰楚禍之首

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及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無宇曰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城陳蔡不羹使子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無宇曰棄疾在蔡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

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由是觀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國語又曰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牛馬處暑之既至蚩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僕夫子哲以無宇之言告于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誕也右尹子革曰

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  
史南曰無字可謂燭於事幾達國體矣始靈王之  
僭用田旌則昭其分既而納亡閹也則示之  
戒又既而寘公子棄疾于蔡也則炳其幾而諄  
復焉可不謂賢乎

申包胥楚大夫也按左傳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具亡  
於吳也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  
復之及昭王奔隨申包胥亡于山中聞伍子胥鞭  
平王尸使人謂之曰人衆固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子故平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戮死其無天

道之極乎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逆施耳於  
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  
寡君失守宗祧辱在草莽使告急曰夷德無厭若  
鄰於君疆場之患也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申  
包胥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人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子  
蒲子虎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于沂事寧頒  
賞于闞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闞巢王孫賈宋  
木闞懷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吾  
何求遂逃賞

史南曰易有之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春秋傳有之苟有利于社稷死生以之方包胥與伍員面訣即以復楚為言及其痛哭秦庭請師靖難頒賞郢甸逃賞辭名非其蹇躬而死生以社稷為心者其孰能之豫讓曰吾以愧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愚於包胥亦然贊曰申叔居申世仕于楚蹇諤時聞忠貞自守無宇敢言我躬遑有包胥哭秦天定無咎

孟宗

孫嘉

陋附

孟宗字恭武一字子恭江夏鄂人性至孝母年老病

篤冬節將至思笋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今靈竹院即其故宅仕吳為望江雷地監魚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不敢先食自能結網取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女為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後仕至司空厥後有孟嘉孟陋

孟嘉字萬年司空曾孫也嘉少有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庾翼曰孟嘉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為陽新令褚裒時為豫



後漢外紀前 卷之十一  
章太守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  
裒問亮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  
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  
笑喜裒得嘉竒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  
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寮畢  
集時佐吏並著戎服風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  
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  
命孫盛作文嘲嘉着嘉坐處嘉還見即荅之其文  
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  
何味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荅曰漸近使之然  
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  
孟陋字少孤嘉之弟也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  
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  
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  
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  
少孤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  
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  
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  
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

和鼎味温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  
聞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  
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供命非敢為高  
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  
於世

史南曰臣嘗汎鄂渚躡黃鵠訪孟宗之墟既而  
遵下雉詣陽新訪孟嘉之墟又既而登鶴樓造  
洪山訪孟陋之墟固已迥然異之及讀淵明詩  
則又陶然與大化相忘乃知孟氏高風遐哉逖  
矣贊曰孟氏高風世有雅操即之愈親探之益

妙達士大觀幽人遐抱鄂渚江汭誰其克紹

庾易

子黯妻

於陵附

庾易字幼時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  
父道驥安西叅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  
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蕪採麋鹿  
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  
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  
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  
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  
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

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於陵

庚黔婁字子貞幼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竝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黔婁至獸皆往臨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徙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遭疾黔婁忽心驚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鑿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夜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

禮廬于冢側梁臺表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歛攜柩歸鄉里後以中軍記室參軍侍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講五經

庚於陵字子人黔婁弟也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

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督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史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引為參軍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部即待詔文德殿後出為湘州別駕俄領南郡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舍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

書黃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及孫信見昭文紀

文史南曰臣攷諸六朝書庾氏之盛彬彬然多名士矣自庾易徙居江陵敦尚節槩表勵風俗黔如婁則孝履格幽於陵則文藻華國至于孫信則亦氣貫長虹心懸白日又能發先人所未發者易參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哉贊曰庾氏履齊幽人品清絕紉蘭斯馨濯泉自潔黔婁孝友於齊陵忠烈興言慕之士流之傑

宗史宗史 宗無饒 宗棟附

齊書宗史 齊書宗史

宗史字明敷其先自涅陽徙居江陵祖景宋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諮議叅軍史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叅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史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史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史管書記史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史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史踈出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誅寵舊多懼其禍惟史及傅昭以清正

免明帝即位以史為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叅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史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胃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胃遣史出自揚口面稟經畧并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為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史從弟

從廟夕系前 卷之十一  
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史右仕歷尚書庫部郎  
郢州治中比中郎錄事參軍

宗元饒史之族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為尚書功論即使齊還為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體事時合州刺史陳哀賊汙狼藉

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候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丞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歛專肆貪取求粟不饜愧王沈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易旨

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  
 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  
 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性公平  
 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更有犯法政不便民  
 及於名教不足者隨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  
 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  
 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  
 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在官重領尚書  
 左丞又為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  
 將軍遷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

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宗懔字元懔宗炳之裔也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  
 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懔少聰敏好學晝夜  
 不倦鄉里號為童子學士普通中為湘東王府兼  
 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  
 又為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為尚書郎封  
 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  
 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史南曰宗氏南遷世產英哲明敷則脫身危邦  
 元饒則委質膺仕若懔者又二君之流亞也他

如少文之高尚敬徵之修潔具載闡幽紀贊曰  
宗氏世望徙族江陵明敷峻潔元饒清冷元慎  
苦節亦足過人渚宮浩渺君斯濯纒

劉虬 躬坦附 之亨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其先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  
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  
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歸  
靜處常服鹿皮拾斷穀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  
章王嶷為荊州牧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庾易  
並延虬等各修牋荅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

王子卿表虬及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  
蒲車束帛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虬荅  
曰虬四節卧病三時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虬以江陵西沙  
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  
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又有香氣馨  
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之亨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  
宗由是州里稱之年五十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  
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



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  
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  
識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  
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  
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  
令之遴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  
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常  
稜並稱強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  
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  
令卿衣錦榮養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

故初之遴在荊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  
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  
墮車折臂右手偏直歎曰豈黥面王乎周捨戲之  
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歷  
秘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  
歲命絕離異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  
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具忠衰於君卿  
既內足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  
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  
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

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鏤銅鸕夷榼  
二枚兩耳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金銀錯  
鏤古罇二枚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  
三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  
四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撰漢書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  
與張纘到漑陸襄等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  
事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  
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  
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

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  
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闡義繁  
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  
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  
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  
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弱年久經研  
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  
分求衣未遑披括湏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  
求別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  
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

換穀百斛之遼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  
得春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平昌伏挺出之  
遼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及之遼  
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  
酖之子三達少屬文湘東王試之皆有理致年十  
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  
八卒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劉之亨字嘉會為叔父嵩後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  
對武帝臨荆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遼之亨帝曰之  
遼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

大學博士仍代兄之遼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  
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詩大通  
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  
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  
西樓船戈甲甚盛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  
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  
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絕域為文  
吏所抵宦者張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  
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  
在朱异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出之亨以代之遼

後唐列傳前  
卷之十一  
十九  
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  
亨代兄喜否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  
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  
出入今者之亨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子  
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  
荊州依于王綝綝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之  
亨弟之遲位荊州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  
文史承聖間中書侍郎蕭莊即位以為御史中丞  
隨莊終鄴中

劉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錄事

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  
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  
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事  
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  
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  
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  
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  
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  
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  
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

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卒

史南曰臣讀南史乃知劉虬父子兄弟並集荆土抗節而不偶于俗積學而自得于已馳志煙霄之外脫跡塵埃之表樹功于時流聲于後豈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箕裘琬琰傳芳者耶贊曰南史表著首稱劉虬之遼高節之亨茂猷坦之嘉績良士休休特書標尚為世名流

宋綬 子敏求 姪昌言附

宋綬字公垂其先趙州平棘人後徙居隨州父臯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綬幼聰警額有奇骨為外祖楊徽之所器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綬母亦知書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為時所尚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秘閣讀書太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臯同職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陳越劉筠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舍止即以奏

將祠亳州太清宮以簽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  
言同判太常禮院久之判三司建言比歲下赦令  
釋逋負後期未就者六十六州請於諸路選官考  
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蠲積負數百萬  
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兼史館修撰王清昭應  
宮判官累遷戶部郎中權直學士院同修真宗實  
錄進左司郎中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勾當  
三班院始詔讀唐史固求解三班以顯進講同修  
國史遷中書舍人昭應宮災罷二學士踰年復翰  
林學士史成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太

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事仁宗未嘗  
獨對群臣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  
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除三品以下官決徒刑宜  
約先天制度令群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  
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  
天府太后崩帝思綬言召還將大用而宰相張士  
遜沮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  
太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  
事請別築宮曰奉慈廟言多採用始置端明學士  
以命綬綬固辭又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

一紀以來令出簾帷自陛下躬親萬務內外延首  
思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耳目而賞罰彌令未  
能有過於前日豈非三事大臣不能推心悉力以  
輔治耶頃太后朝多吝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  
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朋  
黨為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或  
附會已意以進退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  
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無外憂必  
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奸邪共濟為內  
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卑願

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之艱難整齊綱紀正在  
今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初有詔罷修寺  
觀而章惠太后以舊宅為道觀諫官御史言之帝  
曰此太后奩中物也諫官御史欲邀名邪綬進曰  
彼豈知太后所為哉第見興土木為違近詔即論  
奏之且事有疑似彼猶指為過或陛下有大闕失  
近臣雖不言然傳聞四方為聖政累何可忽也太  
祖常謂唐太宗為諫官所詆不以為愧何若動無  
過舉使無可言哉郭皇后廢帝命綬作詔云當求  
德閎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

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  
戾乎後數日王曾入對又論奏之帝曰宋綬亦如  
此言時大臣繼有論者卒罷之帝春秋富天下久  
無事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  
生於所忽故豫防於無事銷變於未萌事至而應  
不亦殆歟臣願飭勵群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  
下之道有三臨事尚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  
則奸不能移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  
願陛下念之至若深居燕閒聲味以調六氣節宣  
以順四時保養聖躬宗社之休也再遷吏部侍郎

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  
叅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  
是四人皆罷綬以尚書左丞資正殿學士留侍講  
筵權判尚書省歲餘加資政殿大學士以禮部尚  
書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以手詔  
咨大臣居外者以攻守之策綬畫十事以獻復詔  
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叅知政事時綬母尚在  
綬既得疾不視事猶起居自力區處後事尋卒贈  
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  
兒童時手不執錢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讐其筆



札尤精妙朝廷大議論多綬所裁定楊億稱其文  
沉壯醇麗及卒帝多取其書藏禁中初郊祀綬攝  
太僕卿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因上所撰鹵簿  
圖十卷子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為館閣校勘預蘓舜欽  
進奏院會出簽書集慶軍判官王堯臣修唐書以  
敏求習唐事奏為編修官值祖母喪詔令居家修  
書終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  
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  
同僚援據不一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加集賢校

理從宋庠辟通判西京為群牧度支判官墜馬傷  
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為仁宗實錄檢討官同修  
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  
踈者可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  
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  
前後議異貶秩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  
錄神宗曰典禮國之所重而誤謬如是安得無責  
然敏求議初不誤曾公亮惡禮院劉瑾附敏求為  
說故因是去之是歲即詔還徐國公主以夫兄為  
姪奏官敏求疏其亂天倫執正之王安石惡呂公

著誣其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  
逐君側之惡出知潁州敏求當草制安石諭旨使  
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帝命  
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自秀州  
判官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  
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真  
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為敏求懼帝獨全護之  
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鄧潤甫為帝言比群臣  
多尚告訐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變薄  
俗乃加敏求龍圖閣直學士命修高朝正史元豐

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  
萬卷皆略誦習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  
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  
著書甚多學者咨之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  
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  
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  
進之路又州郡有學舍而無學官故士輕去鄉里  
以求師請置學官後頗施行之族弟昌言

宋昌言字仲謨以蔭為澤州司理叅軍州有殺人獄  
昌言疑其寃堅請迹捕果得真犯者稍遷河陰廩

運判官自清源之官見道上棄屍若剛剝狀竊歎  
郡縣不治既至河陰得凶盜六輩殺人以鬻執縛  
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胙囊昌言窮  
治其淵藪皆法外行之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  
棗疆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  
土約障水使之東流候稍深即斷北流縱出葫蘆  
下流以除恩冀深瀛水患詔從之提舉河渠王亞  
以為不可成不如修生隄朝廷遣翰林學士司馬  
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光奏昌言有功  
詔理提點刑獄資序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  
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  
獻倡為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  
決曹村召判都水監往護河堤靈平埽城轉少府  
監卒

史南曰臣觀一統志謂宋綬徙居隨州及攷宋  
史似未之著然而綬之嘉謨直行孚于真宗仁  
宗之朝而敏求繼以文學躋膺仕昌言亦能樹  
立以聞于時皆可書也故存之以志疑贊曰公  
垂之後世有哲人敏求華國昌言潤身徙居隨  
土永厥令聞誰其表之實獲我心

張士遜

子友直

友正附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徙襄陽之光化  
士遜生百日始啼淳化中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  
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鄆氏留之不得去聽還  
射洪安撫使至梓州詢訪屬吏知州張雍稱之改  
襄陽令為秘書著作即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  
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至邵  
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士遜徹蓋雨露足始歸改秘  
書丞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士楊億薦為監察  
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為諸科巡捕以進士

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  
嫌者皆移試著為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  
擬輒見郤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河北河侵  
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  
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  
公私利之仁宗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  
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為友令  
王荅拜於是以前戶部郎中直昭文館為壽春郡王  
友兼昇王府諮議叅軍遷右諫議大夫改左庶子  
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

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部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未有對士遜徐曰此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明道初復

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用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群臣上章懿謚冊退而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為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

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鄖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獨閔幽閒亦省浮費近復有獻孿女者朕卻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毀大臣揭君過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戒矣馮士元獄問之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論耶帝曰君子小人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

指揮使以下為差等出內藏緡錢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參議及簡輦官為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平章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

謝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碑曰舊德之碑子友直友正

張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為丞士遜為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郊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

宴集賢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廼賜金紫累遷工部侍郎知越州州民每春歛財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歛建學以延諸生士遜嘗議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資善錄上之弟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史南曰一統志以士遜為光化人攷諸宋史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預有力焉士

遜練習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取譏亦嘗納女宮中為臺臣楊偕所糾豈其患得患失之心勝耶友直之興學以淑人士友正之習書以承宦業于士遜蓋載錫之光云贊曰士遜長者其德近厚列登台斗受天之祐友直承蔭友正積構人亦有言仁必多後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

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實污偽命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用兵方帥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



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偽命之人反用赦中雪徐秉哲吳玠莫儁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南仲孫覿蔡懋等並叙復侍郎李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樞密院計議官王侑結公佐宗尹請除侑為宗正丞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勔弼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

公為儲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  
為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為宗尹不自安時明堂  
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  
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力贊之  
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  
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  
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  
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  
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  
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為議者所抵云

史南曰宗尹以英茂之齡宅端揆之位然而中  
原多故外夷僭竊乃排擠忠直援引庸懦茲何  
時也而逞其私心劉伯溫有言宰相持心如水  
而已無與焉若宗尹者有愧于斯贊曰千秋悟  
實主一言取相宗尹何人居百僚上中原多故裔  
兵夷崛強廊廟論思無乃孟浪

別之傑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  
西安撫司叅議官遷大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  
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加直寶謨

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  
八十乞祠歸養從之京湖安撫制置使陳曠論罷  
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湖北安  
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  
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叅謀官遷軍器監加直  
寶文閣京西轉判官兼提刑加秘閣修撰知江陵  
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進寶謨  
閣學士仍沿江制置使無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  
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  
明殿學士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無權叅知

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無知潭州監察  
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叅知政事乞歸田里依  
前職知紹興府復以西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寶  
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史南曰別之傑敷歷中外又據要津殿閣雖隆  
而帷幄未展焉能為有焉能為無品藻人物其  
亦胡廣之中庸哉贊曰宋至嘉定夷狄陸梁之  
傑匪夫冒居巖廊漫無可否模稜罔臧寶祐之  
贈胡能允彰

或問曰子之紀徵獻也于前則內祝融諸賢以

及漢之黃胡唐之張郝宋之宋馮于後則內士  
疊諸臣及晉之孟庾宗劉宋之宋張范別何居  
曰論人者當評其大節官人者當崇其大體大  
節不立終身無全行矣大體不存舉世無全人  
矣乃若祝融鬻熊太上立德者也山甫吉甫其  
次立功者也漢晉以後宋唐以前光岳氣分或  
以一節自見綱常名紊或以一行自居均之皆  
古賢人也吾未能一焉是故官人者以是為衡  
鑑論人者以是為品藻思過半矣

楚紀卷之十一

